



文苑心语

沉默的歌者

文/广子

大约三十年前,第一次读到李建军的《青春期》,惊异于其诗的排比而非排比的诗,那种书写的禀赋和才能为我所崇尚。

但那仅限于诗的缘遇,与建军的相交和友谊始自2017年库布其沙漠七星湖首次“蒙地客诗会”。2020年春夏之交,在阴山山脉乌拉山主峰大桦背,芍药凋谢之际,西凉,建军我们三人祭起“荒野诗派”的招魂旗幡,成为我人生末途在诗歌之路上的最后一批同路人。我是说也许。

这里我不准备谈论建军的诗,这本涵盖诗人四十年写作生涯的自选集也不需要我来置喙。我更愿意谈谈建军这个人,这个我戏谑为“老好人”的诗人,一个沉默的歌者。

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“李建军是那种沉默大于表达、行动又大于沉默的人。这个一生写内蒙古西部、写乌海的诗人,其诗如其人一样低调内敛而不事张扬。”沉默不语或缄默寡言作为建军的性格写照,绝不止于我个人的一种狭隘印象。

多年前我也曾写道“很多人羡慕阿翔,认为他什么都听不见,从而滋生了内心的安静。我不这么认为,安静与否不取决于耳朵。以阿翔为例,表面上他的确关闭了两只象形的耳朵,但内心

里也许长着十万只耳朵。诗人的耳朵是天生的,每一个毛孔都是他的耳朵。”

引用这段话,在于我发觉建军的“哑巴”酷似阿翔的耳聩。

如果说阿翔的耳聩归咎于童年命运多舛,建军的“哑巴”症候更像是缪斯授意。只要深读这本诗集就会发现,建军的沉默恰好成就了他诗歌语言的丰富多义,他的生物性语言几乎全部转化为诗性表达。这么说有欠严谨,但反证亦然。其实建军并非有意封印了他生命赋能的话语权,但诗的尽情言说、词语的掌上歌咏无疑更加敞开或放大了他的精神场域。

在“荒野诗派”走狼山的一次现场谈话中,建军说“荒野是我心灵的家”,“我要回家”。我想我也是。

人世坎坷,诗路崎岖,我们一起回家。

此刻,李建军的诗集进印厂还有一天时间,我缺乏足够的耐心安静下来,先此打住。关于建军和他的诗,未来仍是我要谈论的话题。

就像康德一生从未离开柯尼斯堡,李建军的生存轨迹也几乎囿于乌海。尽管终其大半生用来诗写出生地和故乡,但他的诗人形象业已抵达当代诗歌的远方。

一寸芳草

去新疆

文/刘天阳

踏上前往远方的列车
一间车厢,四张窄床
困住了翌日的忐忑
在黑暗的怀抱中
卸下都市繁琐
品尝人间另一抹烟火

谁在梦中吟唱:
吐鲁番的葡萄……
车轮的伴奏无止无休
融化着夜色和乡愁

一声汽笛悠长
震醒了
刻在骨子里的传说
曙光照亮了大漠
毡房从窗外闪过
长岭托着云朵
骏马丈量着辽阔……

新疆,许多人梦中的远方
我已经来过,已经来过。

往事情怀

说雪

文/张五四

显然,朋友老祝是爱雪的。我看他的水彩画作里,画雪的比例很大。我也爱雪,我尤其喜欢东北的雪。前几日来了两个哈尔滨的朋友,他们说到东北,说得最多的是冬天。东北的冬天话题,永远都离不开雪。可以想象,如果没有了雪,也许就没有了东北。

东北的雪,无论是天上在飘,还是落地有多厚,都是那么诗情画意,让人浮想联翩。我说东北的雪,只要一下起来,就没完没了。雪漫天飘飘洒洒,天地和天地之间,完全一片雪白,或凝固的白,或灵动的白。大地雪白,没有一丝不同。厚厚的雪压在屋顶,冰凌一柱柱倒挂屋檐,纯洁剔透,感觉雪更加晶莹。还有那一处处袅袅炊烟,扭动柔情,向着它喜欢和爱的地方跑去……

与东北接近的内蒙古东部,那雪也极像东北的雪。这样的雪,也许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吧。

我还经历了另一种雪,没有想到,雪与雪的不同,差距竟然这么遥远。在内蒙古的中部靠北地方,才会有这样另外不同的雪,这一带也许属于高寒地区,必然造就了这样环境和不同的雪。这雪与风合作,风借雪势,形成另外一种风景。雪不能落地便被风吹起,在风的作用下,雪扭动着一缕缕前仆后继,把空间染白。此刻已经分不清天地,一片苍茫,风声撕心裂肺,温度急剧下降,仿佛空气已经凝固。当地人把这雪叫“白毛风”。

我曾经与这样雪天有过两次“亲密接触”。46年前,我在化德县上山下乡,那个村子被山包裹着,一个个山都不算高,很难找到一棵树。村子的前面一直往前,都是一马平川的草场,与山一样,没有一棵树。可能正是这样的环境,才会使“白毛风”生成和发展。到农村第一年,正逢冬天。这天先是下雪,到晚上风起,而且越刮越猛,白毛风便如此形成。那时,我还不知道白毛风。谁能想到这风一刮,就是三天。外面天地白茫茫,10米之外就一片模糊。开始我们还能感受到昏天黑地,后来突然感觉暗无天日了,我们分析来分析去,肯定与雪有关。这天一早,风突然停了下来,我们打开门准备出去。门一开,雪已经把门完全堵住。几个人便开始掏雪,不一会儿我们就看见了阳光。经过两三天的暴风雪,此刻外面风平浪静,天那样蓝,那蓝我至今都难忘。白毛风的可怕,能够把房子埋掉,再看周围村民的房子,就如一包包雪塔。我想,如果白毛风的时间再长几天,会不会屋里就没有了空气?这个担忧原来没有,后来也没有。还有一次,我要回家探亲,早晨走的时候天开始下雪,但没有起风。村子距离公路还有大约十公里左右,刚出村便起了风,但风还不大。回家心切,也顾不上许多。谁想风越来越大,我知道白毛风可能要来了,但对白毛风的担心,已经被回家心情冲淡了。距离公路还有几公里的时候,满天风雪挡住了眼前的全部景物。我心里明白,此时若迷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在这个危急时刻,我想起村民说的话,此时要找电话线杆子。顺着电话线杆子,便能走到公社(现在的乡)。现在想起来,当时要没有电话线杆,极有可能就没有了以后的我。

那年,救我的竟然是电线杆子。因为白毛风,公路上面已经没有任何汽车。真的是应了一句话,傻小子睡凉炕,全凭火力壮。那天晚上,我在公路边的道班大炕上睡到了天亮。

我依然爱你,塞北的雪。

